

「故一官一藏」本「术一数」丛「刊一」

上

绘图 地理人子须知

重刊人子须知资孝地理心学统宗

〔明〕徐善继〔著〕
徐善述

郑同〔点校〕



華翰出版社

故宫藏本术数丛刊

上

绘图 地理人子须知

重刊人子须知资孝地理心学统宗

〔明〕徐善继〔著〕

徐善述

郑同〔点校〕



莘龄出版社



责任编辑：薛 治

责任印制：李未圻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绘图地理人子须知 / (明) 徐善继, (明) 徐善述著; 郑同编校.
—北京: 华龄出版社, 2011. 11

ISBN 978-7-80178-890-0

I. ①绘… II. ①徐… ②徐… ③郑… III. ①风水—中国—明代
IV. ①B99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26286 号

书 名：绘图地理人子须知

作 者：(明) 徐善继 徐善述著 郑同编校

出版发行：华龄出版社

印 刷：九州财鑫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：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：787×1092 1/16

印 张：31.5

字 数：650 千字

印 数：1~4000 册

定 价：78.00 元(全二册)

地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 **邮 编：**100009

电 话：(010) 84044445

传 真：84039173

重刊人子须知

资孝地理心学统宗卷首

郢中重刻人子须知序

德兴徐维志、维事兄弟盖李云。少为邑诸生。遭家难，弃去，治形家言。德兴故多堪舆家，见，以为未嫌于志，更走四方，求胜己者而师事之。所历燕、齐、吴、楚、闽、粤，名城大都伟丽之观，绝嶂幽壑猿鸟之径，遗墟荒陇，狐兔之宫，皆穷跻翔览然后已。凡三十年而业成，著书曰《人子须知》。学士大夫雅好之，造请无虚日，庭中羔雁为群矣。先通奉公居王父丧，取其书置几上，手校讎，纸弊墨渝弗释也。无何，先通奉不禄。诸孤藐焉惧不足以襄大事，则迎致维事来与计之。君故儒者，恂恂若不能言。比登览，即千里在指顾中。聚讼可否，众莫能决，君徐出词组而定，人人逊弗如也。

间尝请曰：“述兄弟三十年功绪，尽在斯编矣。今又十年，而闻见日益。太史公幸为我忠臣。”不佞谢不敏。会君有郢曾司空聘，而维志适从荆南来，递出所新得，相资损益殆半。司空遂以付剞劂焉，而谓不佞与闻首事，属序以远其传。不佞窃叹夫术业之难工，而盛名不易居也。君恒言家世受《尚书》，学古有获，多闻事。建始，吾求堪舆于书而不合也，自用则小，好问则裕。中，吾求之人而不合也，晚而求之古今墓宅成败已验之格，而合者十六七矣。夫两戒山河，首西北而竟东南，其形势利便，岂一端而已？自吾涉淮北，渡汉南，以窥中原秦蜀而验吾格，与前代名家擘画无不合者矣。胼手胝足，劳心焦思，其成之难如此。

君兄弟名藉甚，而忌者之口亦无所不至。初以不佞招人郢，人或诟曰：“是商颜郢首而儒衣冠者，英雄欺人耳！”市虎杯蛇，转相扇惑，君几无以自解。斯名为谤罔矣。嗟夫！无论君所执，无论今之人，汉子云氏作《大玄》，羽翼圣经，而举世莫能知，独桓谭奇其辞，谓“五百岁而后兴”。老氏不云乎，“知我希者贵”。彼其之子，虽户说以眇论，终不能化，复何有于不佞之言？君第藏之名山可矣！

万历癸未岁孟春之吉

赐进士出身亚中大夫河南布政使司右参政

前陕西按察司副使奉敕提督学校

翰林院国史修撰云杜李维祯叙

重刊人子须知序

嘉靖辛酉春，余从京邸会星桥金太史，谈堪輿家书不下数十百种，类皆繁杂，互相抵牾。仁人孝子一旦当大事，悲伤惨怛之余，取其书而览之，无所适从，往往以弗克尽心为憾。惟德兴徐氏兄弟所著《人子须知》一书，会诸书而折衷之，足以破群疑，当大事也。然余闻其言，未见其书。比自商于致政归，访其书于坊间，两见刻本，深嘉二子用心之当，而服金太史之言非诬。惜字多讹舛，欲为厌观也。辛巳冬，云杜李太史为尊人方伯公卜地，乃移书中丞王公，为访二子来云杜。时伯子已入闽越，迎其季子来。既襄大事，余后自太史庐迎季子及高第弟子涂子于郢中，亦为卜地计。见季子儒雅蕴籍，迥异俗师。相与游处几一载，暇日出手录善本示余。未几，伯子亦自闽越至，更相是正者久之。余因念兹会不偶，所著述已精，从而校定入梓，使海内之仁人孝子览之而从事，庶无弗克尽心之憾矣乎！

時万历十有一年癸未孟夏月望日

郢中阳白居士曾璠子玉甫撰

旧序

江右徐维志、维事氏伯仲，著资孝堪輿书曰《人子须知》，因通家仰湖费大人驰请余言。适客有在座者，遽矍然曰：“人子之所当知者，岂惟是哉！且孝亦未易以言也。若大舜终身之慕，武周之继述，曾参之养志，斯孝矣。顾屑屑于一艺一能，谓之曰孝，吾惑焉。”余解之曰：“人子之于亲也，固当无所不用其极，况地理尤切于送终以当大事者乎！《传》曰‘事死如事生’，苟于其亲之没也，置蚁泉沙砾中，无异委壑，孝安在哉？是故风水之说固不足信，而厝亲之举则当重也；生人之祸福不足计，而化者之安危则所当虑也。曾谓舜之大孝，武周之达孝，曾参之纯孝，厥念乃不逮此与？诵夫子宅兆之训，程子五患之戒，则地理固人子当知之切务，而非彼一艺一能者比也。谓之曰资孝亦宜矣。且观其书，分条析类，明切该博，辟诸家之陋习，启天下以虔诚，信有补于世教者，不可以其术而忽之也。”客唯唯而退。因书以归之。

賜进士及第光祿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

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知制诰经筵国史总裁华亭存斋徐阶撰

二

世所论堪舆家，率以相地之术易视之。夫堪舆非术也。昔神禹敷土，随山刊木，因九河之势，奠厥民居；公刘之迁都，相阴阳，观流泉；周公卜洛营周，居于洛邑，自古重之久矣。自左仙著《龙经》，郭景纯著《葬书》，俚谈曲说之士，遂各以所见售世，流为艺术，则世之易视之也固宜。夫宇宙亦大矣！术家者既不能长骖万里，穷章亥之所步，复泥俚谈曲说，不取正于大方家，如执蹄涔议绛虬，安可得乎！论法象者莫辨于《易》，其曰“天地定位，山泽通气。”夫位有定而气实通焉。细缊磅礴，游魂灵怪，气也。蒸为风雨，应为列星，流形于山川草木，亦气也。气也者，载天地而浮之也。是故山气多勇，泽气多暗，谷气多瘳，险阻气多寿。郭景纯曰“启陈发新，朝海拱辰”。左仙以北戒山起于闾，左支极之于，南戒山自右支极五岭。其言曰“山行有断，脉不中绝”，山泽通气之说也。世之业堪舆者能知之乎？夫建都立邑，载诸经者，吾无论已。郭景纯论葬法曰：“葬者藏也，乘生气也。”世遂以气休咎论祸福，不揆葬义所自起。孟轲氏不云乎，“且比化者，无使土亲肤。”于人心独无憯乎？吾以是知葬之起也，盖仁人孝子之心也。不乘生气，避五患，万一夺乌鸢而饲蝼蚁，其与委沟壑者何殊哉！夫善爱亲者，疾必择名医，葬不敢以付庸术，盖慎之也。是故乘生气，避五患，以宁吾亲，以毕吾终天之愿，此仁人孝子所为心也，非徒以祸福论休咎也。彼堪舆者，倘能以其所尝试者藏遗器于造化，而毕吾仁人孝子之心，其道亦大矣哉！世乌得而易视之？

吾饶有儒生徐维志、维事伯仲，尝辑堪舆书曰《人子须知》，就正于余。阅其议论该博，发理精详，会百用于一原，析贰疑于百氏，真足以挽俚谈曲说而归之正者，因书此以序之云。

赐进士及第南京国子监司业
前翰林院国史编修浮梁星桥金达撰

三

予谢仕二十余年，于六经外，百家之书，靡不探究，惟庖牺氏之卜筮，岐黄氏之医药，郭景纯之葬法，诚可以利天下者，皆得谓之仁术。宜乎其河江屡变，浮云乌狗，而三术之衍，于万世者不废也。盖制作之美则爱，爱则传，人情理势其固然与。

吾邑徐君，少峰仰峰二难。握其所撰资孝堪舆书出以示余，皆精神独得之妙也。余阅而绎之，见其广搜乎天下山川脉络之源，旁及乎远近名家仙迹之式，参之以古先鸿儒大方家之绪论，摹写乎五星变换不一之形体，逐节断以己意，一理贯通而宜叶乎人情，诚有深得夫晋室明贤“乘生气”之肯綮者。要皆明切简易，畅于辞华。譬之翰

墨家人称为布帛菽粟，饫之而不厌者，览之易入，习之易趋。允矣通世之宝训，可爱而传也！且其教人安厝以当大事，举所珍重而得隆其孝，示所勿犯而得全其仁，端持身之德本，衍国家之风化者，由此而出矣。矧二君以颖敏之资，有声艺苑，行可大铺张，而乃幡然，浮云轩冕，放情山水，发其所蕴，以资孝道于天下后世，是二君虽遁世，而尤阐达者。及物之事功，谢上蔡所谓几，枉一生之根，二君可免也。猗与休哉！一时贤士大夫，各出金石，固已有公论矣，又奚余之喋喋乎？虽然，智者作法，愚者咻焉。贤者更制，不肖者拘焉。安得天下孝子慈孙诵君之书，超然陈迹之外，通其巧于心目之间，不遇以书而遇以目，不遇以目而遇以神，洞其真而契其妙，以广二君仁孝教天下之本心？此二君未露之美意也。余固因其请而并以及之。二君生同一乳，宋太师忠愍公裔，理学秋谷先生八世孙，银邑世家云。

隆庆己巳八十四岁叟眷张琨书于银麓精舍

四

古昔圣人握造化之枢，探阴阳之窍，仰观俯察，以辟天文地理之蕴。故玃衡察而象纬之数莫爽。夫惟坤厚载物，山泽通气，冲和郁灵，微妙鲜测。粤自迁歧相洛，时其阴阳，而风水之说实肇其端。三代以上，遐哉邈矣。汉晋而下，哲人继踵，其著名于世，有若郭、卜、曾、杨、吴、廖、赖传者。稽其授受，有峦头、天星之传。观其著述，有《青囊》、《葬经》等作。历世渐远，敷词益繁，然皆逞其臆说，狃于偏习，而未能会其全也。饶郡徐君伯仲，少负奇颖，驰誉芹泮。因襄大事，雅志山水，而于堪舆诸书研究底蕴已，自谥曰：是局闻见，未悉大观。乃遍历寰宇，日与荐绅诸大夫游，凡名山形胜，世族宅兆，登览摹图，相为印证，克然有得。由是厌诸说之汗漫，乃旁稽博采，撮要删繁，阐幽彰微，而凡形势、天星不传之秘，悉皆列款图形，分条析类，辞义备具，殆邃乎圣人俯察之理，而发前贤未发之秘者矣。编成示予，爰定其名曰《心学统会》。盖取夫发挥纯粹，而独得乎心悟；芟祛偏臆，而统集乎大成者耳。授吾铅王上舍梓传，善乎二君之志也！其锡类于天下之仁人孝子者，厥功深矣哉！厥惠溥矣哉！

隆庆戊辰仲冬之长至日

奉直大夫南京刑部广东清吏司员外郎铅山东泉余鋹撰

五

三才一理，而天其宗乎？地匪天，块然已，何以效厥能？人匪天，蠢然已，何以效厥灵？故地必曰理，有以哉！夫天言乎其气，地言乎其形。而地之所以为地，则生生之

气。气之所以为气，则生生之理。《传》曰“天包地外”，吾则曰天人地中。不特虚灵属天，而尽九垓之下皆天也，亦征矣。世之求地者，苟不从事乎天，则本先拨矣，又安足语此？稽诸古圣，未有以地言者。尧都平阳，舜都蒲坂，禹都安邑，汤都亳，天下之大地理归焉。迨周公洛邑之营，夫子宅兆之训，二圣人岂徒然哉？营洛为民，民安而国安。宅兆为亲，亲安而子孙安。是皆本天星，察地理，所谓仁人孝子之用心也。故人子卜宅兆，要当以安亲为念，岂惟求诸地哉？必求诸吾灵台方寸之天可也。眷家徐维志、维事伯仲，少为邑弟子。未几以家难弃去，因葬亲不忍委庸术，遂雅志山水，偏游四方。历涉岁久，闻见日博，乃出心得，著堪輿书，命曰《人子须知》。铅邑王上舍寿梓广其传，征言于予。首诵十戒，良契吾天，特表之，以为外天言地者劝。若其论断、图形，观者当自得之。二君与予际沙兄友善，尝从海内诸大君子究性命学，此特其绪余云。

隆庆己巳端阳后三日同邑暖川南山祝眉寿撰

自序

一

择地一事，人子慎终切务也。孔子有“卜宅兆”之训，孟子谓“比化者无使土亲肤”，程子有“避五患”之戒，朱子谓“必慎必诚，不使稍有他日之悔”。圣贤垂教，其慎如此。钦惟我皇朝以孝治天下，迄今二百余年，圣圣相承，仁恩磅礴，大臣命妇，咸有恤典，亲亲之教，视古尤加。诚以生事死葬，礼之大焉。且事死如事生，而葬必虑夫亲魂之安危。又天性有不可解者，岂惟拘拘于彼术家所谓祸福之说哉！但化者既宁，则生者自昌。先正谓由根达枝，斯定理也。予不幸早孤，思得善土以奉先灵，不敢付诸术。读易之暇，因究其理，求其据且确者，尽安厝之诚，以塞人子当知之分，与夫分内之可为事耳。然天地大父母，则有生天地间者，皆吾同胞类也。吾不欲苟于窀穸以毕子职，而天下独非尽人之子与？矧推亲亲之爱，大无我之公，尤吾儒所谓理一焉者，其宁愒然于斯耶？于是忘其僭陋，与弟善述日加钻研，会诸说而折其衷，芟繁芜而归其要，合形势方位于一家，以龙穴砂水为四例，辑成一书，简易明切，颇有便于慎终者之探索。目曰《人子须知》，盖欲天下之为子者各亲其亲，而吾之所知不独为一人之知云。昔人谓刍蕘之言，圣人择焉。苟自其人心之有知与不可不知者，须以求之，则于卜宅兆，避五患，以毕夫安厝之大事者，斯有以得其要领，而不为邪说所惑，庶上可以敷圣君贤相，泽及枯骨之仁，下可以尽肖子贤孙，厚本慎终之孝，亦国家孝治天下之一端，吾儒穷理尽性分内事也。若概视为术家之说，非予兄弟搜辑之本意矣。

嘉靖甲子孟春德兴山人徐善继书于双芝堂

二

予尝观宋儒牧堂蔡先生家训云：“为人子者，不可不知医药、地理。”惕然心动。不幸先君早逝，生无以为养，所可图者，惟宅兆一事耳。于是与季兄弃举子业，治堪舆家言。所过名山大川，古今陵墓，必周览久之而后去。更事师亦不啻数十人。如此者垂三十年，而后稍有端绪。夫术家妙契阴阳，明通观察，虽代不乏人，然各私相授受，其流之弊，遂致矛盾冰炭，言天星者黜峦头，言形势者辟方位，穿凿附会之说，与诋毁聚讼之谈，纷然莫可究诘。人子欲葬其亲，茫无所据，有遗憾者多矣。予窃取而权衡之，形势审于未穴之先，先天之本体也；方位察于倒杖之后，后天之妙用也。先天之体出乎自然，天也；后天之用尽乎当然，人也。体用不可偏废，天与人相峙并行，乌得执彼废此耶？乃以平昔所讲求经涉而有得者，定为成书。先列峦头之要，次附天星之法，形势方位，各有攸当，天人体用，不相背违。俾孝子慈孙欲安其先灵者，不为偏见所误，命之曰《人子须知》。夫举千古不决之疑，而攬然兼总其全，僭越之罪，何辞可解？乃私心要在于资孝云尔，世当有谅我者矣。

嘉靖甲子孟春德兴山人徐善述书于怡怡轩

郢中重刻自序

不佞曩以先人襄事，与季兄究心堪舆家，间有一得，笔之为书，名曰《人子须知》。铅山见溪王君、书林余氏虽尝两刻，病其未备，每欲再订，弗暇也。辛巳夏，中丞王公、太史李公召入郢。明年春，又知遇司空曾公，客郢两寅，颇多隙日。乃取前书绪正之。会季兄亦自荆南来，更相与讨论润色，删繁补遗，较昔所著，合者十又四五。录成，司空不鄙，校梓广传。第蠡测管窥，极知不可以为训。念吾兄弟，自少遨游四方，今颠毛种种矣。三十年间，心力尽在此编。敝帚千金，不忍遽弃耳。或谓余尝从荐绅谈性命之学，何屑屑于此，迷而不返？余谓西山先生父子及草庐吴公，皆儒者宗，尝著《发微论》，发挥《玉髓》，删定《葬书》，君子不以此少之。即朱子所上《山陵议状》，有味哉其言之也！且送终，人子大事，而付之庸师之手，天亲之谓何？余为此举，凡以共子职而已。天下岂有无亲之人哉！敬与为人子者共之。高明之士，窜定纆缪，出特见以相长，尤所愿也。

万历癸未春月吉旦山人徐善述书于郢中之阳春书屋

凡例

一、是编为人子术，非为术家设，故凡不传之秘，一一敷陈口诀而作诗歌，以为不记诵便。

二、是编惟务通俗，俾易知识，初无意于组织文辞，以绚观美。是以直叙其旨而不嫌于鄙，详述其奥而不虑乎繁。即于前后之重复，辨证之琐屑，与夫照应不齐，言论肤浅，俱弗暇恤耳。

三、是编所收诸名地图，不过为释疑设耳。故于紧要相关处，援古证今，具图详说以发明之。其间或因论龙穴而略于砂水，或因论砂水而略于龙穴，惟所重处特加详焉，其它莫能悉及。盖寸笺半简间，摹数百十里山川，乌可兼备哉！暗者或病其不类，缘识见不同耳。祝观物先生云：“图图图，模糊模糊复模糊。一人摹一样，十人画九图。”信哉！善观者当自得其妙，又安可按图而索骥？

四、凡诸名地图，皆予兄弟足目所经涉者，或名师扞点，或课验不爽，或发越确应，必有明征可为法则者斯收之。否则，无征不信，何可泛收？

五、凡诸地图，必著其土名山向，某师所卜，及详所出人物官爵，不以琐屑自嫌者，固所以征其实迹，亦欲人子因此可以索微探颐，得意于笔舌之外，毋以是而反启疑议焉。

六、凡引用诸名师语，或称姓氏，或称书名，或称号，或称字，或止称某氏某公，从便也。其不著者，阙疑耳。多吾乡者，考据切实云。

七、凡折衷诸说是非，亦惟据于已验仙迹，及名师议论之长者取证也。

八、凡收诸名地图，既有叙说矣，又间有补义释义，及有传奇传疑者，或以取证，或以申明，非琐也。

九、凡设龙穴砂水诸图式，立法有不得不然者，但不可执泥耳。生山不与画山同，固有山水奇妙处，虽良工不能施其巧，在智者触类旁推可也。

十、凡名地，有远至数百年后而方有福应者，有近只数年而即有福应者，世俗多泥葬地后所生人方能受荫，即此太远太近，岂不荒唐哉？予兄弟初尝深疑，久而徧征，灼然不爽。盖骤发迟发，亦犹悟学有顿门渐门之义，渐发乃常理共知，不必辨。其骤发者，如陶氏之牛眠穴、王氏之折臂三公地，固已彰彰明验于世，不可谓无此理也。兹于编中所收诸地，惟取其真是应荫者，不以年代远近拘，特书诸此，以告观者毋疑焉。

十一、不佞尝谓地学须致力三多，而究心地书不与焉。何谓三多？多参明师则传授真而所闻博，多观古格则所见广而是非明，多经窅窅则历练精而真见定。地书固已多览，然纸上陈言又在三多之外矣。且人子安能尽此三多？故于是编多载名图，俾人子精加细绎，虚心详究，三多在其中。久之，自有心领神会，豁然贯通，而俗师浅巫

莫能诳之，不于慎终之者有补矣夫！

十二、凡巨室，美地固非一穴。杨公所谓“众坟合力却成大”，又云“取众坟参互议”，斯确论也。故兹所收之图，有一家而二三地者，职此耳。

十三、地理家诸书繁浩，条绪多端，真贋并列，未易悉辩。缘督仙翁所谓“得诀归来好看书”，确论矣！兹于编中撮其精当者，取以质证。或摘一二句，或采一二节，或间摭庶人之言，或备录一家之说，或断章而取义，或隐括以为辞，意在发明，非敢务博也。

编中曰右、曰按、曰已上、曰补议，皆理有未尽，而复申明之，特变其发语之辞耳。

引用诸名家堪輿书目

《青囊经》	秦之隐君子体《易》而作，陈希夷注释称《天机书》。按：世言堪輿家为青囊术，盖祖此耳。
《青乌经》	秦青乌子著。
《搜山记》	汉朱桃仙著。
《赤霆经》	汉留侯张子房著。
《六甲配卦图》	汉京房著。
《狐首经》	按：曾葛溪谓得之沉氏万卷楼中，无作者名氏。郭璞《葬书》所引之《经》即一也。
《锦囊经》	即《葬书》，晋参军河东郭璞著，宋西山蔡文节公订定，草庐吴文正公删定。
《捉脉赋》	晋太尉长沙公鄱阳陶侃著。侃将葬母，失牛，遇异人指牛眠穴，位至三公。今催官说始此。
《小卷阴阳正要》	唐司天李淳风著。
《大衍历分度》	唐内供奉一行禅师著。
《理气心印》	唐亚父闻喜丘延翰著。
《雪心赋》	唐昭文馆学士章贡卜则巍著。
《疑龙经》、《撼龙经》、《画策图》、《策四大穴法》、《立锥赋》、《拨砂图》、《胎腹经》、《望龙经》、《倒杖法》	俱赣州杨筠松著。筠松名益，号救贫仙，南唐时人，曾文迪师也。

《心镜》、《寻龙记》、《阴阳问答》	零都曾文迪著。
《一粒粟》	杨筠松著，刘诚意伯批注。
《游氏家传启蒙》	南唐金判新安游潜著。潜，国师何令通婿也。
《金锁秘诀》	五代陈抟著。抟，字图南，豪州人，受业曾文迪，隐居西华山。宋征不起，赐号希夷先生。
《黑囊经》	五代范越凤著。一云杨筠松著。
《洞林秘诀》、《寻龙入式歌》	范越凤著。
《葬经》六卷	隋萧吉著。
《龙经》三卷	左仙著。
《太华经》	太华真人许亮著。
《拨沙经》	陈亚和著。
《吴氏家传口诀》	五代德兴吴克诚著。诚，南唐国师吴法旺子，受业陈希夷先生。
《玉髓真经》	宋国师张子微著。子微名洞玄天师，张道陵三十三代孙。蔡西山先生增发挥。
《吴公解义批注心印》、《龙格通玄歌》、《吴氏秘诀》	俱宋国师景鸾著。克诚子。
《泄天机》	前廖瑀著。按：元曾葛溪《俯察要览》云：“有两廖瑀，前廖乐平人，后廖零都人，俱号金精，术俱神。《泄天机》本前廖著，因余芝孙增入后廖《地课》及《入式歌》，增首尾衍文，世遂莫知有前廖禹矣。”今考前廖著述，重峦头；后廖著述，重天星。后廖乃张公道明为虔倅时拔者，卒传吴氏学。
《阴契阳符》、《师门心法》、《金精口诀》、《怀玉经》、《赤人图》	后廖禹著。
《司马头陀水法》	马仙著。荆门州马仙观有台基尚存，即其成道之所也。

《发微论》	宋闽蔡牧堂先生著。解注不下数十家，惟明鄱阳方伯余祐注本最详。
《囊金》	一名《心经》，上牢刘谦著，新安谢子期批注。
《光明大照图》	司马大士著。
《催官篇》、《旅寓集》	宋赖文俊著。俊官建阳，弃职浪游，号布衣子。后修真太乙峰下，世传仙去。
《玄树经》	宋浙右方斗南著。
《海底眼》	刘白头著。
《分金断诀》	厉伯韶著。
《三宝经》	珏斋谢子逸著。
《阴阳正源》	宋德兴紫琼张真人著。
《堪舆要约》	南宋国师德兴傅伯通著。
《大理歌》	南宋国师邹仲容著。容，名宽，德兴人，与伯通同师廖金精。
《祝氏秘钳》	宋观物先生祝秘著。
《堪舆微义》	元斋易岩著。
《俯察元机》	元学士傅文懿公立著。立，伯通玄孙，祝观物甥，精皇极数，学通天文地理。
《革象新书》	元德兴赵缘督真人友钦著。
《俯察要览大全》	元曾葛溪著。
《平沙玉尺经》	元太师刘秉忠著，明诚意伯刘伯温解释，赖敬迪补注，为当世所宗。
《地理件目》	吴折著。一名集解，又名真指、快捷方式、指南。折，景鸾裔也。
《金斗诀葬法》、《一掌金》	云外老人傅地著。地，傅伯通后裔。
《金函经》、《天玉经》	俱未详所著。
《分金瀛海经》	明德兴董德彰注。
《四神秘诀》、《天卦》、《青囊》、《南针论》、《分金解》	董德彰注。

《三易三元编》	李玄绪著。
《丛珠素书》	陈彦绎著，游潜涓斋注疏。
《何家沙法》	明丰城南塘何德宏著。
《地理摘奇》	乐平洪理著。
《大地图》	松江徐长谷著。
《阴阳定论》	泰和周视著。
《阴阳决疑》	蜀太守南泉罗青霄著。
《堪輿正要》	泰和龙岩樵著。
《堪輿管见》	闽副宪双湖谢延桂著。

以下俱不详著者姓名：《昏衢炬烛》、《万万山心法》、《赵缘督琐录》、《祝氏神龙经》、《水经》、《张落魄口诀》、《空山老人穴法》、《天涯海角经注》、《寸金穴法》、《四十字穴法》、《沙竹图穴法》、《铜人穴法》、《相山骨髓》、《三式全书》《地脉经》、《地理指南》、《堪輿指南》、《山海经》。

琐言^①

一、不可不知地理。

孔子曰“卜其宅兆而安厝之”。程子曰：“卜其宅兆者，卜其地之美恶也。地之美者，则神灵安，子孙盛。若培植其根而枝叶茂。”又曰：“祖父子孙同气，彼安则此安，彼危则此危。”朱子曰：“葬之为言藏也，所以藏其祖考之遗体也。以子孙而藏其祖考之遗体，则必致其谨重诚敬之心，以为安固久远之计。使其形体全而神灵得安，则其子孙盛而祭祀不绝。”又曰：“其或择之不精，地之不吉，则必有水泉、蚁蝼、地风之属以贼其内，使其形神不安，而子孙亦有死亡绝灭之忧，甚可畏也。”陆象山曰：“通天地人曰儒。地理之学虽一艺，然上以尽送终之孝，下以为启后之谋，其为事亦重矣。亲之生，身体发肤皆当保爱，况亲之歿也，奉亲之体厝诸地，固乃付之庸师俗巫，使父母体魄不得其安，则孝安在哉！”夫观圣贤所论如此，则择地殓亲之道，诚仁人孝子之不可忽者。若平居视地理为末务，而不之问，一旦有大故，则不免仓卒苟且为之，幸得吉地，固所愿矣；不幸而置亲体于蚁泉沙砾中，无异委之于壑丘，不孝孰甚？故人子须于平时讲明其说，庶几他日临事不误，而亲魄得安于地下矣。虽然，三折臂然后称明医，地之理又非肤浅及鲜传者所能究竟也。苟曰予既已知之矣，而自用自专，

① 凡十条。

误凶为吉，牢不可破，则其害奚异于庸师俗巫哉！噫，万镒之玉，必付之玉人而后可也。

二、不可停柩不葬。

司马温公曰：“今人有丧亲者，往往久而不葬。问之，曰岁月未利也。又曰未有吉地也。游宦远方未得归也。贫未能办葬具也。至有终身累世而不葬，遂有弃失尸柩不知其处者。呜呼！可不令人深叹愍哉！人所贵于身后有子孙者，为能藏其形骸也。其所为乃如是，曷若无子孙死于道路，犹有仁者见而殮之耶。且先王制礼，葬期远不过七月，自王公以下，皆三月而葬。又礼，未葬不变服，食粥，居倚庐，哀亲之未有所归也。既葬，然后渐有变除。今之人背礼违法，未葬而除丧，从宦四方，食稻衣锦，饮酒作乐，于心安乎？”吴草庐曰：“丧不即举，年代已远，或子孙参差而人事不齐，或罹兵乱而水火不测，或贫病兼并不能举，或是非争兢而害成，或官事牢狱而不可为，或日息日忘而竟成弃置，皆停丧久远而变见多端也。”愚按：二公所言，极其痛切。盖今时之俗，平居多不讲夫地理，及有变故，则懵无所措，停柩以待择地。初心虽切，久必因循，遂至醉梦过时，不知为天地间极大罪人。有子不能葬其父，有孙不能葬其祖，至于年代深远，诚有如二公之所虑者。呜呼！为人子者可不愷愷然而知所戒惧乎？

三、不可侵葬祖冢。

夫地理之法虽繁，而“葬乘生气”一言，足以尽其肯綮。故千里来龙入首，惟融八尺之穴。谚云“阴地一线”是也。祖冢既已乘乎一线生气，则其左右上下皆为死气，葬之徒为蚁穴泉窟而已。不惟新葬之柩将为祸患，且又泄祖宗之生气，惊祖宗之体魄，其为害不小也。或曰：中州之地，始葬者南面，后窆左右昭穆而殡，谓之族葬。有一穴安数十冢者，有一冢安十数柩者，似于侵葬，未闻其祸何也？予曰：中州之地，千里平洋，水深土厚，若得一穴，可安十数柩者有之，可安十数冢者有之。张子微所谓“也有一龙十数穴，也有一穴十数茔”者是耳。东南山丛，水驶土薄，易泉而多石，蝼蚁生之，安可与中州比也？或又曰：附葬祖侧，及父母必合葬，皆古礼，有不可议者。答曰：礼贵通变。附葬既有侵祖之嫌，而合葬或不得已，亦不必拘。予兄弟尝游闽至考亭，拜文公朱夫子遗像。及徧观其先世丘垅，文公之祖退翁，名森，字良材，墓在政和县感化里护国寺西。父韦斋先生，名松，谥献靖，墓在崇安县上梅里寂历山。母祝氏夫人，墓在建阳崇泰里寒泉岭仰天湖形。文公墓在建阳嘉禾里九峰山下，风吹罗带形。退翁以前墓皆在徽婺源，去考亭固已甚远。而退公、韦斋、文公之墓，又各在一县，去考亭皆百余里，何尝拘于附近祖冢之说？又，考文公葬父，亦尝三迁，而最后迁处，与葬母同年^①，亦未尝拘于父母合葬。噫！此见我文公先生烛理之明，不徇于俗，足可为法矣！

^① 按《文公年谱》，乾道六年正月葬母，八月改葬父。

按：《文公年谱》云：绍兴十四年，葬韦斋于西塔山，其后改葬于寂历山中峰之原。及考韦公，《迁韦斋墓记》曰：初，府君将殆，欲葬崇安之五夫。卒之明年，遂定于灵梵院侧。时熹幼未更事，卜地不详。惧体魄之不安，乾道六年，迁于白水之鹅峰山下。又考文公庆元五年撰《韦斋行状》云：公卒之明年，熹奉其柩葬于崇安县之五夫。然公所藏，地势卑湿，惧非久计，乃奉而迁武夷乡上梅里寂历山中峰僧舍之北。即此而观，乃是三迁葬也。见《建宁郡志》。

四、不可图葬旧穴。

曾葛溪曰：“图葬旧穴，惑之甚也。尝见一旧穴，虽前已发大贵，子孙不肖鬻之，凡三易主，葬二百余年，卒无显者。人但指而言曰：‘此某氏祖冢，徙塋卖与某氏。不利，又转卖某氏，皆不利’。即此可知，旧穴无重发达之验。又有葬后风迁水易者，难以殫举，竟未闻葬旧穴而获福者。况凭福恃势，发他人之坟，诛其用心，已不为天所佑，地何能福之哉？且地脉初兴，如火之始然；及其既败，如灰烬已冷。欲于冷灰中求炙手热，决无是理。此古人谓图葬旧穴，如求嗣续于鹤发妇人耳。”按：葛溪所论，诚皆切当。盖人子求地葬亲，当先修其德。谋葬已发之穴，徙人之亲而葬其亲，伐人之冢而为己冢，忍心害德，莫此为甚，纵得地理，天理何在？予尝谓：人人难保百年坟，徙塋重扞太忍心。莫道天公无报应，后来还有伐坟人。求地者宜知所戒。

五、不可拘泥公位。

世俗拘泥公位之说，兄弟众多，各怀私意，争论不决，遂有终身不殡其亲者。噫！为人父母者，每以子多为幸。今若此，则是不若少子者，无房分之争，得归全于土，而免久暴之患矣！是故求地惟当辨真伪，不可拘泥公位。地诚真美，而于公位或有不齐，此亦付之子孙缘，不可挟私而久暴其亲，亦不可信邪师之言，妄有作为而反坏其地。且欲房分之均，不可拘于一穴，宜别求一穴以补衬之，则得均矣。杨公云“岂可一坟分公位，必取众坟参互议”是也。大抵公位之说，只可置之勿论。蔡文节公云：“今人动争公位之说，以致久不葬亲，何所见之谬耶！造化者自区处，岂伊人力所能巧计？地不可不择，当使亡魂安处。至于自求多福，乃在地理以外，非可以徇私为心。才有私心，其计必左。世人以此误自己，误子孙者甚多。及不如意，从而迁徙，愈更愈错，非地误人，用心之误也。”程子曰：“不以奉亲为计，而专以利后为谋，非孝子安厝之用心。”诚为至论。故人子但以安亲为念可也。若曰期生人之受荫，冀富贵于将来，但末务耳。况有葬后沙水变易，而公位之说亦多不验。为人子者，须知大义，岂可专泥于兹乎？

六、不可轻易改葬。

孔子曰：“古者不修墓。”非不修墓也，盖必诚必信已。当葬时而豫为一成不动之计，其慎重尚如此，况举既葬之亲而欲改迁之，何可以慎重不如是乎？今之人有轻信人言，或为富贵而动其念，或为祸患而惕其衷，往往易于改葬，彼其事得已耶？抑不得已耶？如其不得已，而有水蚁及他患也，改之无不可也。然亦有为野师所惑，误改

吉地者，令亲体不免暴露，吾恐仁人孝子当不止其颡之有泚矣。《青乌经》云：“凡地有五不祥者可改^①，改之。如见三祥瑞则勿改^②。”甚哉，有味乎其言之也！予兹推广其意，特立五戒：曰人丁蕃衍者不迁，年代深远者不迁，无五不祥者不迁，不犯五患者不迁^③，家道平康者不迁。诚欲其人之慎之也。虽然，礼有改葬之服^④，历颁启攒之日，古人亦未尝不迁。如不得已，须得明师再三商确。大抵地无全美，只当察其轻重缓急。如有财无人，须求温暖之穴；有人无财，宜寻得水之地。审有其地果胜旧坟，然后议迁。如旧坟无大祸患，可以平稳，则当别求吉地接福于后，未为不可，奚必于改葬哉！是故“慎之”一字，改葬者所当绎思也。

七、不可专意图大。

求地须辨真伪，不必拘大小。若龙穴真的，纵力量轻，犹能发越。徒慕大地，而不能辨真伪，葬于假穴之中，是置亲体于水泉蚁穴，求福得祸，顾何益哉！盖大地难识，且有鬼神司之，不可强求。往往图大地者，虽小地亦不得，而竟被假地所误。彼盖不知安稳小地，在在有之，易于求索。况小地既真，数穴并力，亦能致大。杨筠松云：“大地难得小易求，积累不已成山丘，众坟合力却成大，人说小地生公侯。”又云：“是真不必问大小，积小成大最为好。”又云：“图大不得且思次，此事当与智者议。”旨哉言乎！人子求地，且知辨真伪，慎毋为图大所惑。

八、不可不观古格。

夫地理之学，有道眼，有法眼。道眼生知，不可尚矣。所谓法眼者，必从师授，徧观名墓，何为而吉，何为而凶，龙穴何为而人格，砂水何为而合局，一一检点，以之为法，故曰法眼。卜氏云：“追寻仙迹，看格尤胜看书。”杨氏云：“劝君且去覆旧坟，胜读十卷撼龙文。”又曰：“见格多时心易晓，见多胜耳千回闻。”又云“若不看格信人说，俗师不晓能感人”是也。故将欲营宅兆，必须先去多观仙迹名墓，以彼为法，则庶几心目有主，不被假地所惑，诚一紧要事也。为人子者，当念厝亲是平生第一大事，上为亲体安宁之谋，下保子孙久远之计，而不可惮其登涉之劳也。

九、不可不择良师。

曾葛溪曰：“求地必先择良师，师非其人，为害不浅。”诚哉言也！盖得地非难，得师为难。得其师，不患不得其地。苟师非其人，毁瓦画墁，虽有美地，而或扞失其穴；虽得美穴，而或葬乖其法，况欲其寻地乎？故择师又为求地之先务也。然地学之师亦难矣哉，非通儒不能穷理格物以致其知，非真授受不识矩矱微妙以尽其奥。通儒术，得传授，苟蔑其德，吾恐指鹿为马，诳鸟为鸾，而为害尤甚。是故备斯三者，然

① 一家无故自陷；二冢上草木枯死；三冢有淫乱风声，少亡孤寡；四男女忤逆颠狂，劫害刑伤瘟疫；五人口死绝，家产耗散，官讼不息。

② 一见生龟蛇生气物；二见紫藤交结棺木；三有水珠泡色如乳温暖，或有气如雾，穴中干燥无水蚁，并吉。

③ 程子曰：“须使他日不为道路，不为城郭，不为沟池窑灶，不为贵势所夺，不为耕犁所及。

④ 缙麻。